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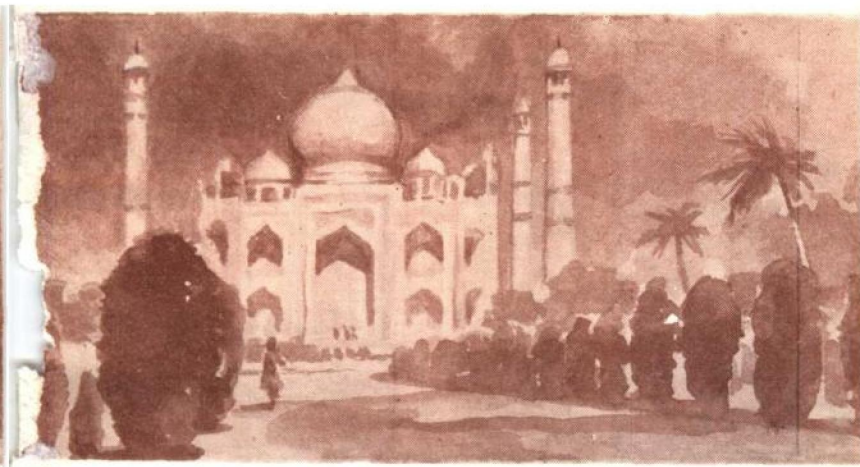


画家的妻子

[印]莫汉·拉盖什 著



百花洲译丛



印·莫汉·拉盖什著 钟毅译

画家的妻子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南昌

**МОХАН РАКЕШ
ХОЗЯИН ПЕПЕЛИЦА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画 家 的 妻 子

〔印〕莫汉·拉盖什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36开 印张4.45 78千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统一书号：10110·264 定价：0.39元

目 录

父与女.....	(1)
禁界.....	(12)
画家的妻子.....	(28)
给丈夫的饼子.....	(40)
最后的财产.....	(59)
1226/7号.....	(74)
恩人们.....	(85)
瓦砾场的主人.....	(97)
要求赔偿损失.....	(118)
远离祖国.....	(131)
莫汉·拉盖什的短篇小说	
.....〔苏〕尤里·纳基宾	(144)
译后记.....	(152)

父 与 女

我对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及其附近的动、植物状况，一点也没兴趣，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在这儿住过，并被看作是它的一个居民。

我想，我是有权称自己为本地老住户的。因为我在这儿已经呆了两个月，并跟本地居民一起默默忍受了在偏僻地方免不了要遭受的种种苦难。早上上班和晚上回家，都要在一条名叫格兰德特兰克——罗乌德的街道上吞咽象云雾般浮在空气中的灰尘；同时，喝的也只是廉价饭馆里那种加有劣质茶叶的两个安^①一杯的牛奶。而在上班时，还得艰难地整整步行一英里路，才能坐上公共汽车。单凭这些，我就完全可以称自己为十足的本地居民了。

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有个响亮而奇特的名称：德扎尔兰德哈尔。这个拉克沙瑟^②般的称呼，

① 安——印度辅币，等于一卢比的十六分之一。

② 拉克沙瑟——印度神话中的恶魔。

看来似乎还属于建立这个城市的光荣。如果世界上没有这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大概我就得住到霍希阿尔普列、卢德希安或者哈格瓦列等地去了。在那儿，我得完全象仆役般（从加尔赫瓦尔^①来的外地人，照例是作仆役）给自己烘烤硬得象鞋底板一样的饼子和抱怨自己的命运。但不幸恶魔创造了德扎尔兰德哈尔，而它的后代又在这里开辟了许多狭窄弯曲的零乱巷道，在巷道两旁又一个紧挨一个地蜷缩着许多昏暗的带有格子小窗的低矮泥屋。夏天的热气夹着满天灰尘和呼啸的狂风，在它顶上旋转，使人想起魔鬼正在城市上空盘旋。因为，要等这阵狂风过去以后，在德扎尔兰德哈尔的边缘和荒地上，才能重新看到那些简陋的小屋。

德扎尔兰德哈尔在印度历史上从未扮演过什么重要角色，但它在我的思想上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随便在那本地图上我都能很容易地把它找到……

一连几天，我都看到有个带着水罐的姑娘，到我窗前的自来水龙头跟前来取水。当她用大大的黑眼睛惊诧地注视着我时，我想，她可能把我错当成自己的同龄人，一个年幼的小男孩了。她那象松鼠般的黄白色眼睛，天真无邪地望着我，好象在问：

① 加尔赫瓦尔——印度北部山区。

“呶，你会玩捉迷藏吗？”

女孩大约十三岁，最多十四岁。脸色象旁遮普人那样略带黝黑。瘦削的身姿，还需两三年时间才能具有少女的丰满体态。但在她的瞥视中，已经露出了刚进入青春时期的人，在世界的奇迹和秘密面前所感到的巨大惊异；她们的脸上，总是浮现出发现某种新事物的醉心神色：“在世界上，难道只有我知道玫瑰是红的？”

“您请先灌吧！”当我走近水龙头跟前时，她从水龙头下挪开小罐，恭敬地说。

“不必，我可以等一会儿，”我尽可能庄重地回答。

“不，不，您先灌吧！你们马上就该去上班啦！”她坚持说。

我高兴地发现，她对我的了解，竟比我所估计的要多。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同时把水桶放在水龙头底下。

“普什帕，”她敏捷地回答。

“上几年级啦？”

她忽然困窘起来，低下头轻轻答道：

“我没上过学。”

我对她的回答感到很惊异。

“是吗？……这是为什么？”

过去，我似乎还从未对一个姑娘接连提出过许多问题。要知道，过分的好奇，是会被我们的姑娘看作讨厌的纠缠的，更何况普什帕还几乎是个孩子呢！

“我们不住在这儿，”她说，好象在请求原谅似的。“我跟爸爸从乡下来。他在这儿要办什么事。等他办完事情，我们就立即回去。”

我发现她还没学会象姑娘那样垂下眼睛。她还保存着春天般的鲜艳与洁净，使我们象看到细嫩柔软的小树枝一样地感到欣喜。总之，她很快就要回到乡下去了……春天，她将在田野里采集鲜黄色的芥子花，津津有味地吃着地里生长的种种美味食物。到了晚上，她将激动地倾听着那从田野里传到她闺房中来的忧郁的歌声。这真挚感人的曲调，总在她心里引起种种新的温柔的梦想。当银白色的星光还没进入深沉宁静的梦境时，它们也总在姑娘的长长的眼睫毛上闪动。而在黎明的曙光中，她刚刚听到远方传来的早晨的歌声，便会赤脚沿着沾满露珠的草地径直往河边飞跑，跟女友们一起在清凉的河水中直拍打嬉戏到中午。然后，再让太阳和微风吹晒干她那一绺绺散乱的黑色头发……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到了少年时代，生活的乳汁才刚刚灌满她那隆起的胸脯，她那迷醉的眼睛已表露出充溢内心的年青人的幸福向往。她不会被习题弄得焦头烂

额，不用死背硬记地图册上数不清的种种标点符号，也不会被字典包围起来，或去探究那朦胧的神秘诗篇。她把自己的视线投向哪里，哪里就会升起金色的诗的星辰……

这时，我发现我的水桶早就满了，水已溢出了桶边。为了掩饰我的慌乱，同时也为了对姑娘的盛情表示感谢，我赶快提起水桶，并把水转注到她的罐子里去。但水罐却摇晃了一下，翻倒了。

“呵呀！”水罐从姑娘手里甩了出去，她扑过去拣起那个擦得发亮的罐子。

“普什帕！”不远处传来了生气的喊声。

“就来，爸爸！”她立即回答。

“装满水了吗？”

“还没有！”

“等着瞧吧，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

我转过身来，看见附近一所破房子的凉台上，站着一个又高又老的德扎蒂^①，正在使劲往头上缠绕白色的缠头布。他的嗓音嘶哑而又吱吱作响，花白的胡子象尖矛似地向上翘起，浑浊肿胀的眼睛，表明他头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他绕完缠头，慢慢地用手捋着胡须。

“快点，没用的东西。要不，我就扯断你的辫

① 德扎蒂——印度刺扎斯坦和旁遮普省的农村种姓。

子！”他冷淡地把背转向我们。

姑娘笑了笑，狡黠地瞅了我一眼，好象投给我两只闪光的珠母做的贝壳。她那淘气的笑容似乎在对我说：“你的头脑真笨！要知道，亲生父亲的责骂，比继父的一百次抚爱还宝贵呀！”

这以后，我还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普什帕。当我看到她时，不知怎的，我总常常想起当孩子时喜欢别在外衣上的温柔红艳的丝绒花。

有两三次，我偶然看到普什帕的父亲在刷牙、编长头发或者骂女儿。他的样子，每次都使我想起从屋顶上往下滴着肮脏东西的被雨水泡胀的鸟窝。

有一回，我下班回来，发现普什帕的父亲呆在公共汽车站上。他显然在等着谁。但当我往家里走时，他也跟在我后面。我加快步子，他也加快步伐。我放慢脚步，他也放慢脚步。于是，我扭过头来。

“去哪儿呀，先生？”他冲着我说。显然他是想跟我认识了。

“去莫杰尔——塔翁^①。”我回答，同时竭力显出我是个重要人物，步行只是为了锻炼身体。

“莫杰尔——塔翁！我也正是去那儿！”他赶上我，附和着说。“您认识古尔巴赫沙·辛格医生

① 莫杰尔——塔翁——德扎尔兰德哈尔的一个区域的称呼。

吗？他跟我是一个村的。我经常去他那儿串门……两人一起走，多愉快！……”

我实在想告诉他，跟他结伴同行，我一点也不感到愉快。但我控制住自己，保持沉默。

“您经常住在这里吗？”他急于加深我们的了解。

“不，”我简短地回答。

“到德扎尔兰德哈尔很久了么？”

为了结束他的盘问，我决定把他可能感兴趣的一切，全部和盘托出：

“我在这儿只有两个月，在市政府当代理办事员，月薪一百二十卢比，希望很快得到加薪。我还没成家，因为当学生时，一直没工夫，而现在又实在找不到合式的对象……。为了使住处保持整洁，我雇用了一个仆人。他是个快到四十岁的鳏夫，跟自己的成年女儿住在一起。”

他注意地听着，一点没打断我的话。

“您的仆人干吗到现在还没让女儿出嫁？”

“他的女儿是个寡妇，”我说。

“噢，寡妇……他不准备给她另外安个家吗？”听这声调，我猜到他对此特别感兴趣。

如果我有志于研究民族的风俗文化，毫无疑问，我就会仔细盘问我的仆人，可是我对这门学科一点也没兴趣，因此他的女儿的命运，我也就很少

关心。

但普什帕的父亲还在等我回答。由于急不可待，他的胡须甚至都竖了起来。

“他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怎样安排她今后的命运，他还没跟我说过。”我慢条斯理地回答，同时努力猜测他如此急切的原因。

“姑娘长得漂亮吗？”他说话甚至都结巴起来。

“漂亮。性情也很好……”

“真难得！”他的表情不知怎的总显得有些不自在。“老实说，这对一个人是最可宝贵的。她勤劳吗？”

“不，不爱劳动。是个爱挑剔的话匣子。”

“原来如此！”他又惊讶起来。“不过，这有什么可稀罕的，年青人谁会想到劳动！”

我瞟了一眼我的交谈者：他的眼睛在燃烧，嘴角在淌着唾液。为了掩饰自己的嫌恶，我赶紧弯下腰去拂拭皮鞋上的灰尘。

“这些糟糕的街道上的灰尘，多得连皮鞋的本色都分辨不出来啦！”我说。

可是他似乎对周围的任何事物都不留意。

“先生，我可不可以跟您的仆人谈谈？”

“他对你有什么用处？”

“先生，我需要一个老婆，”他咽下唾液说。

“我有土地：在邻村有四英亩，在卡拉尔周围还有五英亩。我是村长。我的女人死了，只留下个女儿。她一出嫁，我就只剩下一个人啦！可是我还有母牛，两头母水牛。想找个老婆，就是为了看管家畜和给我烧饭。”他亲热地抓住我的手肘加添着说，“先生，请帮我找个老婆吧，我会永远感谢您的！”

他恳求着，但在他的声音中，却包含着某种淫荡的和与他的话语相反的内容。

“可是，村长大人，据我所知，我的仆人并不打算把女儿嫁给你们旁遮普人，他只打算把她嫁给仆人。”

我的回答，使老头非常气馁。他那刚才还凶恶地向上竖起的胡须，一下子就耷拉着垂了下来。

“唉，这回我又没成功，”他沉重地叹着气。

“人家说，在营地难民也能找到合式的老婆，可我差不多找了半年，仍毫无所得。古尔巴赫医生花了四百卢比，才劝得一个山地居民同意，可她一看见我的胡子就害怕了，不同意了！”

“您需要的只是个看管家产和做家务的人，这不能雇用工人吗？”我挖苦地问。

“噢，先生，工作人员哪能把一切都照管好！这些家产不少哇！母牛，两头母水牛。这些，得一个老婆才能对付。况且，我还并不很老……这我自己清楚……”

“啊哈，你这是想找个女人来，既让她跟在家畜后面，又使你自己获得快乐！”

“她干吗要跟在家畜后面？她哪怕成天都坐在家里也行。什么挤奶活我都会干。”

自有人类以来，女人就被当作买卖的对象。在我们的二十世纪里，这个老头也想给自己购买一个年轻的跟他同床共枕的女奴隶！

“你那么大的年岁，村长大人，”我劝导他，同时也想试验试验他，“恐怕只能找个随便什么样的不走运的寡妇了……。”

这些话竟然产生了最意想不到的效果。他的胡须突然又凶恶地向上翘起来。他走到我跟前，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肘，热烈地低声说：

“这么说，您心目中已经有这样的女人了？”

“谁也没有，村长大人！我只是坦率地把我认为必须说的告诉您。”

“不，不，先生！您准是想起了某个女人！”他的喊声带着央求。“我给你磕头下跪，请千万帮帮我！您只要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她，我就给你四百卢比！”

他那蓬乱的眉毛直耸到额头的边缘，松弛的面颊在不住颤抖，深陷的眼睛在油晃晃地闪动。下嘴唇淫荡地垂下来，露出一口淡红的牙床和几枚残破的黑牙齿。肮脏的花白胡须上，沾滞的唾液在慢慢

往下滴滴。这个老废物要寻找一个把自己的青春和丰满的身体都献给他的女人，只因为他有土地、母牛，母水牛和口袋里那比他的老朽身体更有力量的金钱。

“您干吗不说话呀，先生？”他生气地问。

“我谁也不认识，村长大人……”我勉强回答。

我们已经走到了我们居住的街道上。当走近邻居的房子时，我不由自主地掉过头去，看见凉台上站着普什帕，她正在快乐地朝着父亲微笑。于是，我再次想起了迎着太阳张开花瓣的鲜红娇艳的绒花。

“明天我就回到乡下去，”他突然说，好象在自言自语一般。“干吗在这儿白白浪费时间？到自己村里去找吧，要不，就搞互换。”

“这互换是怎么个搞法？”我惊诧地问。

“这是我们村里的风俗，先生。如果未婚夫们年岁相当，他们就可以互换自己的女儿。就是我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作妻子，他也把自己的女儿给我作妻子。”

我又朝凉台上看了一眼，普什帕还照旧在微笑着，耐心地等待着自己的父亲——要知道，亲生父亲的责骂，比继父的一百次抚爱还更宝贵呵……她一点也没想到，她那亲生的父亲给她安排的是多么可怕的命运！

禁 界

乌玛住在高大明亮的屋子里。父母心疼她，为她准备美味的食品，缝制名贵的衣裳。但她感到自己很不幸福。因为她知道她并不吸引人，甚至可说长得很丑。她有长长的鼻子，松弛的面颊，尖尖的往前突出的下颚和细小的向外斜视的眼睛。这副长相，她简直拿它毫无办法。她要是偶尔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就立即生气地转过身去。

每天早上，她跟母亲一道读着《基塔》^①，晚上则听着年老的先知，用没有牙齿的嘴，拉长声调，含混不清地念古代赞美诗。在这种单调的喃喃声中，母亲总是晃着脑袋，眨着眼睛，而乌玛却在手中转动着花朵或青色的小树枝，思想则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每天，全家要两次聚集在家庭祭坛前，由父亲分发放在壁龛里的神的赐物——鲜

① 《基塔》——古代印度史诗《玛哈勃哈拉蒂》中的宗教哲学部分。

和精美的食品。做完祷告后，父亲还得进行关于昆湿纽蒂^①的虔诚的宗教谈话，并告诉妻子一些最平凡的新闻。乌玛每次总是惊诧父亲的说话才能，惊诧昆湿纽神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见，同时也惊诧曾在某个时候进行坐化^②的妇女的伟大灵魂，及其在悲伤和痛苦中的沉思。但这一切，却使她常产生一种颤栗、不安的感觉。

乌玛中学毕业已经四年了。从那时起，她就焦急地在期待着出嫁。也许，父母给她找着丈夫的时刻会到来。她会成为别人的妻子并到别人家生活。但这将在什么时候，她并不知道。

现在，乌玛在家闲着，每天摆在她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消磨时间。起床后，她长久地坐在梳妆台旁，然后又躺在沙发椅上，或者懒散地从这个屋角到那个屋角走来走去。当这些都使她厌烦时，她就坐在窗前，懒懒地瞅着沉寂的街道。

这天早晨五点半钟，拉克莎跑来通知她说，女友萨拉娜邀请她们去参加她的婚礼。六点钟聚齐。

看来，萨拉娜的父母给她找到新郎了……可是，就在不久前，拉克莎还非常秘密地告诉乌玛

① 昆湿纽蒂——崇拜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昆湿纽神的印度教教派。

② 坐化——在焚烧死去的丈夫的火堆上，寡妇进行自我焚化的仪式。